

2009本报年终专稿

【声音●观点】

走进青海，寻找大山深处的童年



■本报记者 郑莉

12月6日，北京琉璃厂南柳巷一个两进的合院里，一场特殊的慈善募捐活动正在进行。

“在青海贵德县的当车，有个女孩叫马海花，13岁，孤儿，有先天性心脏病，因为家里贫困，上到小学四年级就辍学了。辍学那天，马海花把课本烧掉了。她告诉别人自己不想再上学了，却唯独留下四年级的书和上学时获得的两张奖状。当我们把文具交给她的时候，小姑娘迟疑了，她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回到课堂……”

年轻的讲述者小邱哽咽了。这是一场由中华慈善总会阳光基金携手阜丰公益网举办的“一行成善”慈善募捐活动，旨在为青海玉树的106名孤儿募集过冬衣物及2010年生活费用。

为了帮助贫困山区的孩子和学校，阜丰网发起了“希望·同行——寻找大山深处的童年”活动，计划用3年时间走访50所贫困地区小学，资助3000名品学兼优的孩子完成学业。11月9日，10名志愿者走进了活动的第一站青海，途经西宁、贵德县、泽库县、玉树县。

“我们最后一站是玉树。这里海拔5000米以上，气候恶劣，有8个月处于严寒季节。在那里，我们见到了106名品学兼优的孤儿。他们所在的学校不通电，也没有保暖设备。不论多冷的天气，孩子们都喝不上一口热水。他们穿的永远是那身单薄的校服，小脚丫上的黄胶鞋磨出了脚底……一个孩子一天平均费用只有1.4元，500元就足够支撑一个孤儿全年的生活开销。一件过时的旧衣服，一份多余的文具，一本不适用的书籍，一双不穿的鞋子，甚至一元钱，这些我们并不以为然的東西可以带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带来一份喜悦。”

志愿者们讲述感动了在场所有的人。仅半天时间，就有百余人捐款捐物，总额超过万元。据了解，募捐所得的物资将在2010年元旦统一送到这些孩子手中。

“这次活动的意义不在于捐了多少钱，而是坚定了我们一个设想。”阳光基金有关负责人说，基金会的职责不但直接帮助困难群体，还要给希望在慈善和公益中实现价值的组织和个人提供相应的服务。

据了解，前往青海进行调研的志愿者，大部分和小邱一样，来自一个叫“北京关爱义工联”的志愿者组织，其成员大多为普通公务员、学生、企业员工和小私营业主。为了保持志愿者队伍的公益性，关爱义工联网站拒绝一切商家的软性广告，因此所有善款，都来自志愿者的捐赠。小邱告诉记者，他们推出了零钱募捐活动，即每次活动结束后，志愿者们都会捐赠块、毛、分的零钱。“我们尽量避免给志愿者造成太大的经济负担，毕竟他们也只是工薪阶层。”小邱说。

“想做慈善和公益的人大致分两种：有行动力但缺少资金和资源；物质丰厚但无的放矢，不知道帮助谁，如何帮。阳光基金希望把这些人‘对接’，给他们搭建一个交流的平台，也为那些渴望奉献爱心的人创造更多帮助困难群体的机会。”

“此次慈善募捐活动就是探索基金会与志愿者组织的优势合作。”阳光基金有关负责人表示，阜丰网借助阳光基金的人脉和平台，把困难群体的情况最大范围地传播出去；阳光基金则借助阜丰网志愿者的调研，让有慈善愿望的人群真正“看到”受助者的状况，放心地奉献出自己的爱心。“在做慈善时，收获的不仅仅是受助者，帮助别人同样可以获得内心的愉悦和满足，并实现自己的另外一种价值。”该负责人说。



【探索的希望】

由于个别基金会滥用、挪用善款，以及一些企业或慈善机构披露的资金使用信息过于模糊，公众开始对基金会等慈善机构的运作状况表示质疑。有专家建议，设立独立的第三方评估机构对这些信息进行分析，并出台有关法律，使信息披露成为铁定的制度——

明明白白做慈善

■本报记者 郑莉

今年是中国扶贫基金会成立20周年，副秘书长李利却正忙着“改革”。

中国扶贫基金会试图开拓一种“长效”捐助模式：从捐赠者到基金会，再到实施项目的NGO（非政府组织），最后到具体受助者，每个过程都可监控，并可适时反馈。其关键是，在开拓资金渠道的同时，梳理每个捐赠者理想的帮扶模式，再将数量不一的捐赠钱物汇总分类，细分到各种专业的NGO使用。

据了解，为了保障捐赠者的善款安全，捐赠者可以向中国扶贫基金会查询公益资金的去向，以及项目进展；对于一些捐款数额较高的个人或企业，基金会将与其共同进行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如果企业要求聘请会计师事务所进行跟踪审计，我们也是欢迎的。”李利说。

有关专家表示，这种改革将把传统“国字头”基金会从操作型向筹资型转变，并使信息更加透明，凸显了基金会的服务功能。

发掘爱心富矿

“中华民族向来具备扶贫济困的传统美德，在中国做慈善公益应该有一个巨大的空间。”李利表示，在许多慈善事业发达的国家，每年捐赠额会占到该国GDP的2%~3%，如果国内的捐赠额也能够达到这样的水平，将意味着我国每年有6000亿元到9000亿元的捐赠市场。面对这样一个沉睡的“慈善金矿”，李利很兴奋：“我们要为每个人实现公益心愿提供专业的服务平台，实现‘人人可公益’。”

据李利介绍，中国扶贫基金会发起了资金捐赠的个人账户，即个人只要每月捐五元，就可设立以捐赠人个人姓名命名的爱心基金。“门槛很低，就是让每位想做公益的人都具备一个主动和持续参与的能力。”李利表示，为了方便捐赠者，他们还设计了专门网站，建立“慈善爱心超市”，

捐赠者在这里可以选择理想的基金使用模式。

“建立一个畅通的绿色捐赠通道是非常关键的”。李利告诉记者，据权威统计显示，到2010年，中国手机用户数量将达到7.38亿户；中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储蓄客户已近5亿人；中国的网民有3亿人。这些都为实现“人人可公益”提供了便捷的渠道。

据了解，中国扶贫基金会与许多国有商业银行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建成了包括办理手续、查询去向等内容的绿色通道。同时，开通了短信捐赠平台，使捐赠更快捷。中国扶贫基金会工作人员透露，他们正在梳理各种捐赠钱物，并分门别类，继而向有专长的NGO投入资金，购买“服务”。

李利认为，“人人可公益”冲破了被动性、突发性的中国公益模式，具备全民性、主动性和持续性。“这绝不只是企业和富人的行为，而是全民参与的公众行为。这种行为是主动的，每一个参与者都是公益活动的传播者。”他理想的公益模式，不再局限于捐赠金钱和物资，还包括捐赠时间、技能、艺术和服务等多种形式。

谁让爱心结冰

“常年我国人均捐款不过10元，这不仅无法与民间慈善发达的美国人均捐款超过800美元相比，也远远落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中国企业公民委员会专职副会长刘卫华无奈地说。

是什么在阻碍民众做慈善？李利认为，善款管理不透明，信息反馈不及时，民众对慈善组织缺乏信任是主要症结。“有很多人，捐了款，很希望知道捐款的流向，但现实却是，你把钱捐了之后，这个事情似乎就结束了，下文是什么，谁也搞不清。”

7月间，曾经名不见经传的浙江省宁波市抗癌健康基金会忽然成为媒体追逐的“明星”，其理由却颇为尴尬——扣留善款。

据宁波市卫生局的工作人员透露，市卫生局

对基金会的年度审核报告显示，该基金会2007年的募捐收入约为233万元，而活动成本近180万元，占76.75%，用于公益事业支出的比例远远低于相关规定。《基金会管理条例》第29条第1款规定，公募基金每年用于章程规定的公益事业支出不得低于上一年总收入的70%。因此，浙江省民政厅对宁波市抗癌健康基金会出示了行政处罚通知。

中国南都公益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徐永光曾经归纳过灾后捐款的“四不见”：捐赠人看不见捐款到底用在哪里；灾区群众看不出哪些是捐款；灾区政府看不到捐款在哪里；民间公益服务看不见。而在媒体对1000余人的相关调查也显示，只有0.61%的受调查者知道捐款用到了哪里。

在这部“糊涂账”面前，个人捐赠的热情逐渐消退，企业则宁愿自己设立基金也不把钱捐给更专业的基金会。

“公益慈善本来是一个非常甜美的事情，如果按照科学的方法运作，可以让捐赠者从中体验到公益的快乐和幸福，但如果运作不规范，比如挪用、滥用善款，只会打击人们的公益热情。结了冰的是阻碍慈善公益事业发展的‘死敌’。”李利说。

晒晒善款用途

民政部官员日前透露，全国性的基金会数量已经达到1530多个，而地方和民间的慈善组织数量则更多。

如果不能实现捐赠者对善款的监督，就无法使每一位捐赠者放心地将善款、捐赠品交给公募单位或者基金会。那么，如何监督基金会等慈善组织的行为，使捐赠用途透明起来？

“相关的组织体系及后续的监督跟踪无疑是必要的。”李利说。据悉，为了保证“人人可公益”的有效执行，中国扶贫基金会正在组建关于“扶贫中国行”的管委会及“人人可公益”项目的管委

【声音】“现在做的离我们设定的目标、离社会大众的要求还很远，不少地方没有做到位。对我们企业来说，做慈善本来就是一件分内事，没有必要去大加宣传。”

——万向集团掌门人鲁冠球在回答媒体质疑“低调做慈善”时如是说。

【观点】企业做大做强要依靠很多人的帮助，致富思源，富而思进，富而感恩，这也是许多企业能够持续不断做公益慈善的初衷。

【声音】“一个成功的企业一定是一个具有公民意识的企业，而一个具有公民意识的企业，不但要注重公司本身的经济绩效，还必须关心和努力提高企业行为对社会和环境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恒大地产集团董事局主席许家印今年被中国扶贫基金会授予“中国扶贫慈善家”荣誉称号。

【观点】如果把企业看做公民，除了做慈善，还应包括企业员工对社会的贡献、更广范围的商业道德，以及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质量等。

【声音】“我认为，要坚决制止国企办慈善基金会，里面问题很大。”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室主任杨团。

【观点】国企捐赠的性质界定、实际管理能力饱受质疑，大部分由央企捐赠设立的非公募基金会，普遍存在没有专职人员的问题。公家的钱没有专职人员管，很容易把慈善变成权关系。

【声音】“众人拾柴火焰高，一个人的力量再大也比不上大家的力量，现在我要号召更多的人来做慈善。”

——江苏苏埔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光标，今年刚刚被评为“最具号召力的中国慈善家”。

【观点】不知从何时开始，许多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致力于慈善事业的人们不约而同发现，号召更多人做慈善才是明智的选择。

让慈善成为一种“习惯”

■郑莉

在慈善的世界里，没有冬天。

与2008年慈善捐赠井喷相比，2009年的中国慈善事业日子并不好过，在国际金融危机阴霾的笼罩下，作为捐赠大户的企业经营陷入困境，自身难保，普通民众从事慈善事业的热情逐渐冷却。

不过，一些人和事却让我们看到中国慈善事业新的发展方向。国字头基金会在努力探索更专业的管理、运作模式，许多企业投入大量资金建立慈善基金，志愿服务范围不断扩大并形成长效机制……

改革开放31年，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也出现了许多“先富起来的人”，他们用大量盈余资金在全国各大城市乃至海外购置房产，甚至购买直升机；他们被称为“富二代”的子女们，享受着这个社会最好的教育、过着奢华的生活。然而，在这个居住着13亿人口、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还有太多的人需要尽快救助。

一个在媒体工作的朋友参加了“希望·同行——寻找大山深处的童年”青海站的活动，回到北京后她总是无法忘记当时走访的一个家庭：“在泽库镇夺日龙村有个特困户周拉加，走进这个家庭，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五口人挤在一座低矮的土坯房里，房间四面透风，一个火炉就是他们的全部家具。三个孩子，11岁、9岁和7岁，都辍学在家。11月，青海已经非

常寒冷，可最小的孩子只穿着一件破旧的运动服和一双脏兮兮的雨鞋。低头看看我们身上的羽绒服、厚手套，心里真不是滋味……”

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我国每年有近6000万以上灾民需要救济，有超过3000万农村贫困人口需要救助，有8000多万残疾人需要关怀……政府的救助款对于这些庞大的贫困群体来说，实在杯水车薪。而此时，慈善的加入可以为国家分忧，使这些人的生活有更好改观。

目前，我国慈善公益事业依然处于初级阶段，善款缺乏监管、使用不透明，国有企业参与率不高，民营企业以老板意志为转移的慈善随意性强，舆论对高调捐赠的质疑，捐赠免税制度的不完善，以及对慈善捐款的鼓励政策不明确，都使人们站在慈善门前时踌躇，不愿轻易涉足。

我国慈善事业的水平只相当于慈善发达国家上世纪60年代的水平。每年捐赠额都在200亿元浮动。有业内人士推测，到今年年底，捐赠额只能恢复到2007年的水平，即223.16亿元，占当年GDP的0.05%。而这个比例在许多慈善发达的国家是2%~3%。我国拟定的慈善发展目标是，到2010年捐赠额应达到500亿元。

慈善捐赠水平较低说明其中蕴藏着很大潜力。全社会参与慈善事业的意识已经觉醒，而如何把意识变为行动，这需要政府、慈善组织、媒体、企业、社会相互协作，共同营造良好的捐赠制度环境和慈善文化氛围，把慈善培养成一种全民“习惯”。

